

乡村夏日觅清凉

●霍鹏熙



许婷 摄

寻常夏日，沉浸于《海街日记》里的文字：“仲夏，烟火，梅子酒，沙丁鱼，樱花汇成的隧道，火车经过的小镇，夏天，我在想念你的味道。”读之，一种恬静安谧流淌心头。

溽暑夏日，燥热难耐，回老屋小住几日，看乡村里的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果，我才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夏天的到来。喧嚣尘世渐远，静享诗性夏闲时光。

乡村的清晨。当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在广袤的田野上，安静的小院早已是一番热闹的景致。

露珠在嫩绿的草叶上闪烁着晶莹的光芒，仿佛一颗颗细碎的钻石。院中的花开正艳，红艳艳的牵牛花似火如霞，在浓荫深绿中舒展出灿烂的殷红，炽热而明艳。让人不禁想起陈宗远的诗句“绿蔓如藤不用栽，淡青花绕竹篱开”。杏树已晕染了些许的淡黄，令人垂涎。菜园的绿秧下，青椒、黄瓜、西红柿泛着温暖的光泽，绿意葱葱，让眼睛都跟着舒服起来。微风拂过，带来了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香气，令人感到心旷神怡。

古人夏闲午后，常常是“剥椰子盏，浮瓜沉李，捣莲花饮碧芳酒”。而乡村的午后，则是把西瓜和香瓜浸在井水里。剖开嚼之，凉气四溢。还有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杏子，咬上一口，甜蜜多汁。舌尖上的幸福，令人恍若隔世。细碎的阳光透过杏树缝隙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给人带来丝丝清凉之感。坐在树荫下

独享清闲，沏一杯清茶，拿一本书静静品读，让古人的诗句也随着这夏日生香。

夕阳的余晖将天空染成了橙红色，整个乡村都被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。农舍升起袅袅炊烟，那是家的呼唤，是温馨与安宁的象征。厨房里飘出了饭菜的香味，新掰的玉米煮熟后软糯香甜，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被做成了美味的炖菜，黄瓜爽口清凉、南瓜清鲜爽嫩、小米暖心熨帖……饭后，漫步在林荫小路，草木葱茏，碧草连天，漫山遍野翠色盈盈，风光如画。

老屋不远处就是大黑河，河水流动，拂动水草和树枝。花朵、飞鸟，还有霞光和月色，勾勒成一片苍茫。走累了，玩累了，停下来歇一歇，静静地看那宽宽的河水流向远方，那里有我儿时美好的回忆。有时约上旧友，或露营星空，或读书消夏。蛙声和蝉声入耳，颇具丝竹管弦之韵。有时不愿走远，就在院子里纳凉。手摇蒲扇，舒适惬意。乡村夏夜，承满清澄月光。身处其境，心游万仞。偶有邻居和母亲闲聊声传出，语调平和，如小夜曲一般悦耳。心情就如同夜空中的星辰，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

“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。”夏日的乡村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，却有着让人内心宁静的力量，藏着平淡生活中那份最珍贵的岁月静好，勾勒出了一个个让心灵栖息的精灵：蟋蟀、月光、河流、田野……

时间的味道

●赵自力

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总喜欢捡拾记忆，慢慢咀嚼时间的味道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刚初中毕业的我到异地读师范。从一辆班车上下来，我背着黄书包，一手提着布袋，一手抱着被子，眼睛到处张望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好在刚到学校门口，就有学长接过行李，热情地引导我找到班级后，还陪我一起报名。我一路满的好奇，偶尔说几句蹩脚的普通话。那天晚上，第一次住进了学校的宿舍，大家都有点兴奋，同时又怯生生的，因为大部分室友都是从乡下来的。不知是谁开了个头，大家依次作了自我介绍，才渐渐熟识起来。很快，我们约着一起在学校转转，知道了哪儿是食堂，哪儿是图书馆。正值少年的我们，脸上带着青涩，眼里充满了好奇，同时满是渴盼。因为我们知道，美好的人生刚刚开始。

我是9月份参加工作的，在一所农村中学教书。当时手头紧张，从家里要了500元生活费。大约是9月底，学校通知领工资，我第一个月工资发了200多元钱，拿在手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出了财务室的门，我忍着喜悦，把工资揣进口袋，表面上看起来若无其事，其实心底早就乐开了花。该买的基本都买齐了，农村

中学也用不了多少钱。于是，那个月的周末，我买了鱼和肉，骑自行车迫不及待地往家赶。回到家时，父母还在田地里扯花生，我马上炒菜做饭，熬了鱼汤，等他们回家可以吃现成的。“这顿饭真不错，越吃越有味。”父亲喜滋滋地说，他一向不大喝酒，那次破例喝了点儿。饭后，我把工资全交给了母亲，母亲一脸的惊喜，连连说：“我的儿长大了。”那时候，我开始觉得，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。

有一年，我到市里参加教学比武，尽管准备非常充分，但仍有各种不确定性。抽签决定在哪个班上课，心里还是非常忐忑的。后来，我不断调整情绪，放松心态，就当是平时给自己班学生上课一样。面对城市的孩子，还有几排正襟危坐的评委，我一点儿也不怯场，把一堂课精彩地呈现给大家，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。那次比武，我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，当时不少同行打听我是哪儿的呢。我高兴的不是名次，而是作为一名农村教师，只要本领过硬，照样可以在城里把课上好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。

这些事都过去很多年了，每一次想起，都觉得有滋有味。大概，这就是时间的味道吧。

婆媳嘻哈

●司马小萌

儿媳姓王，在娘家姐妹中排行第二。每逢叫她“笨人王老二”，她就眉开眼笑，合不拢嘴。你以为她弱智呀？错！她知道我开玩笑，而且调侃水准一流。即便有时喷得鸡飞狗跳，也绝无恶意。

况且俺向来公平，偶尔犯点愚蠢错误，也管自己叫“笨人司马老二”。对，敝人姓司马，姐妹中排行第二。

老二们，咱们咋这么不受待见呢？

只要在家闲着且室外气温尚可，我一定会跑到小区院里，走走坐坐俩钟头。人不接地气会憋死，不管你房屋面积有多大。俺命好，遛弯常常有伴儿，不是闺蜜就是儿媳，总有一个恰好有时间。

中午，婆媳俩一边遛弯，一边海阔天空。冒着酷热在小区院子里“接地气”的怪胎，恐怕只有这俩了。婆婆手舞足蹈，教导儿媳说：“要保持青春活力，就要活跃思维，经常信马由缰、‘胡说八道’……”儿媳马上响应：“没错儿！没错儿！”婆婆深有感触地夸奖儿媳：“你现在的‘胡说八道’水平，仅次于我了！”儿媳愉快地激动地回答：“谢谢夸奖！”

傍晚，儿媳发来微信：“妈，下楼遛弯吗？”俺回复：“行呀，过来吧！”住同一小区就是方便。来到老地方——小区水池边，太阳躲进云了，有了些许凉意。没有了大汗淋漓，形象可圈可点。我建议：“咱俩合个影吧。”儿媳豪爽地：“随时准备出境！”

好吧，我就来晒晒最近这个场面：黑漆漆的夜，婆媳俩出来遛弯了。为防蚊虫，我带上大瓶风油精，而儿媳带的是小瓶，她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牺牲我一个，幸福你一人！”俺正欲感动，回头一看，这厮已穿上防晒服，全身捂得严严实实。那不明摆着告诉蚊子：这边有个赤裸裸的胖子，“肉香，血甜，快来！”太恶毒了吧？哈。

儿子高冷，不屑于和我们这些插科打诨、老不正经的家伙为伍。这不，电话打来了：“都晚上9点多了，你们还在外面晃啊！”

于是婆媳俩哼着《只要平凡》，各自回家。

“活着的勇敢……没有神的光环，你我生而平凡……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你的平凡。”词曲走心，写得真好。

当然，平凡人也有平凡人的烦恼。

那天，儿媳一脸激动地控诉她老公：“一进家门，就钻进自己屋。我跟他说话，理都不理。当我不存在呀！没有温暖，没有交流，这叫‘冷暴力’！”

天呐，上升到这个高度，我觉得，5分钟后也许就该谈离婚了。

虽然俺自己做得并不好，但点拨别人还是有一套的。

我抄起电话教育儿子：“听你家太太说话，有那么难吗？不过是停住脚步，竖起耳朵。你不会比总理还忙吧！哄太太，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，无非给个笑脸，说点甜言蜜语。即便装，也得给我装出来！”

卓有成效，立竿见影。

根据儿媳返回来的信息，本人抄录如下：“那天早晨，他去卫生间。刚要进去，突然原地立定。我问他干啥？他说：‘听你说话呢。’原来我在餐桌边自言自语。”

“现在这家伙一进家门就乐。有时忘了，照旧板着脸。可站定一想，不对！马上咧嘴……”

“太可笑了！”儿媳说。

接着，又补充一句：

“太可爱了！”